



西夏河西人口

◆ 姜清基

姜清基，男，1979年生，甘肃省民勤县人。现就职于甘肃省民勤县第四中学，热爱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，信奉“赏识教育”和追求“诗意语文”。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、诗歌、散文等多篇，参与编著《张掖史略》、《河西民俗》等著作。

北宋统一，势力未及河西，河西由西夏统治。西夏立国近乎二百年（1038—1227），没有留下一条人口统计数据，就河西人口而言，更难曲尽其微。西夏时河西这片土地上究竟有多少人？在长期的探索中，认为以西夏在河西的军队人数作为线索，估算出河西的壮丁数，能对河西人口总数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计。

西夏在河西到底有多少军队呢？我们认为大约有10万，理由如下：

西夏的军队布防，将全域分为左右两厢，设十二监军司，委豪右分统其众。河西属右厢，置有甘州甘肃（驻山丹），瓜州西平（驻瓜州），黑水镇燕（驻兀喇海城，今山丹北）三个监军司；又由安西榆林窟29窟题记中见“沙州监军使”字样，可知河西还有沙州监军司之设，可能为西夏后来增设的军司。监军司统辖的兵为西夏军队的主力，“其总计50余万，而甘州监军司3万人”；其他监司兵员没有明确记载，不妨也按3万人计算，河西4监军司有常备兵10万人左右。西夏重视河西，驻兵“种落散居，衣食自给，忽尔点集，并攻十路，故（夏）众动号十万”，所以，河西有10万常备军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
有了常备军队人数，即可估算出河西的壮丁数目。西夏制度：“其民一家号一帐，男年登十五当为丁，率二丁取正军一人。每负担一人为丁抄，负担者，随军杂役也，四丁为两抄，余号空丁”。西夏实行全民兵役制，以户为单位，有二丁者，取一人为正军；每一正军配2名丁抄，从事后勤保障。那么，西夏河西的10万常备军，应该来自20万壮丁。

要以20万壮丁推知河西人口，关键是壮丁和人口的比例问题。通常情况下，人口的性别比例，古今各国都基本持平，即男子占总人口的一半。在这一半中，十五岁以上，五十岁以下的人口约占一半，也即壮丁占总人口的1/4左右。拿我国现代人口的性别比可供参考，1953年我国15岁—50岁的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25.2%，1964年同一年龄区间的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24.3%，摆动不是很大。西夏虽“人多长寿”，但要长寿男女都长寿，若无外界原因，不会影响西夏的人口性别比例。婴儿死亡率较高，1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。所以，将西夏的壮丁和总人口的比例定为1:4，与实际相差不会太

远。这样，推算的西夏河西人口，总数为 80 万。历经晚唐至宋初 270 年的动乱，河西人口数量至西夏又出现了一次高峰。

西夏时河西的 80 万人口中，除汉人外，人口较多的就是吐蕃人，回鹘人和党项族人，这正是《西夏碑》中所说的“番汉四众”。下面分述西夏河西境内这四个民族的人口。

汉族人口 张曹归义军政权治下的汉族民众，没有移徙的记载，大多留在河西。于莫高窟、榆林窟三十余座保留西夏文题记的洞窟中所见的姓名多为汉姓，其中索、翟、曹等归义军时期的河西大姓屡屡可见。

西夏在河西大量安置汉族人口。西夏有专门用以捕掠人口的军队，曾“擒生 10 万”，多安置于作为其后方基地的河西走廊。宋人王侁《东都事略》卷 127 云：“曩霄……得中国无艺者，使耕于河。”宋人曾巩《隆平集》卷 20 亦曰：得中国人无艺者，使耕于河外，或守肃州城。“河外者乃黄河以西以北之地也，当然包括河西的广大地域。于武威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题记中见，两位刘姓的墓主人祖籍彭城（今徐州），为迁居河西的汉人，并担任‘西路经略司都案’等职。1999 年 6 月 7 日在修建原武威市乡镇企业局办公楼时，发现西夏天庆八年（1201）小型砖室火葬墓一座，墓内木牌上所书亡者姓名为唐吉祥、唐奴见，亦为汉人。西夏军制中的‘撞令郎’就是由汉人充任的，当时‘得汉人勇者为前军，号‘撞令郎’，若脆弱（怯）无他使者，迁河外耕作或以守肃州’。除这些外来汉族人口，凉州入宋以来还有‘汉民三百户’，西夏统治时期，凉州‘三百户汉民’的人口肯定会不断增加。由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，这一时期移入的和河西原有的汉族人口有较大的增长，并占有较大比例。

吐蕃人口 吐蕃自唐末进入河西，到归义军时大部分被迫迁出河西。党项族占有河西后，河西东部的西凉六谷族大首领厮铎督率部 10 万逃奔前厮啰，但留下的人仍然为数不少。武威两座西夏墓中出土了 29 幅彩绘木板画，由画面上的人物形象、服饰和发式观之，除主要表现了汉族的特色外，还有西夏回鹘、吐蕃等民族特色的体现。武威小西沟岷发现有藏文印本和写本。于张掖出土的《西夏黑水桥碑》，碑阳为汉文，碑阴为藏文。这种种发现说明西夏时在河西定有吐蕃等操藏语的人口。

至于留在河西的吐蕃人有多少，这里有一条记载可知大概，现存在俄罗斯的西夏文献中有一份记载，夏仁宗天盛年间（1149—1169）吐蕃人联合起来反抗西夏的统治，据称有 145 户，2790 人，他们逃匿于森林之中，与官军周旋。可见河西至少有近 3 千吐蕃人。这些吐蕃长年生活于祁连山及大通河（天祝县境内）一带，成为后来河西地区的藏族。

回鹘人口 西夏河西有大量的回鹘人口。《西夏书事》卷 15 云：“自元昊取河西地，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，悉为役属。”《松漠记闻》卷上亦云：“甘凉瓜沙，旧皆有（回鹘）族帐，后悉羁縻于西夏。”《西夏纪》卷 6 云，河西的回鹘族帐“有合黎山、浚稽山、居延塞诸路，以牛头、朝那山为界堠，内包张掖、敦煌等地”。役属于西夏的河西回鹘保留了“各立君长，分领族帐”和单独向宋、辽人贡和贸易的权力。沙州地区的曹氏后代及回鹘族帐，自景祐至皇祐中就曾向宋廷七贡方物。北宋庆历元年（1041 年）回鹘沙州镇国王子还直接上书宋廷，“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（党项）。”可见西夏时河西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回鹘人口，且

势力还比较强大。至于此时河西回鹘的人口数量,《宋史·回鹘传》有下列记载:

(熙宁)六年(1073),甘州回鹘复来,补其首领五人为主……神宗问其国种落生齿几何?曰:三十余万。壮可用者几何?曰:二十万。”

显然,熙宁年间甘州回鹘在西夏境内,那么这个人口数字又如何理解呢?当时甘州回鹘是属于西夏的一个蕃落,因此,回鹘使者所说的人口数量,应该就是甘州回鹘的人口数量。

党项族人口 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就是党项族,但河西走廊大多是吐蕃人和回鹘人聚居,党项族人口却相对较少。

党项贫民百姓,盛行一夫一妻制,至于有钱大户人家,尤其是皇室贵族,则为一夫多妻制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叙述甘州的婚俗时指出:“一般人可以娶二、三房妻室,甚至还有更多的。但有些人却比较少,完全根据男人维持妻妾的能力大小而定。因为他们的妻子不但没有丰厚的嫁妆,相反,还要分享丈夫的牲畜、奴婢和金钱。结发妻子在家庭中享有比较优越的地位。丈夫如果发现妻子有不贞或其他不法行为,或自己感到厌恶时,可以随时休弃她们”。这反映了河西党项人的婚姻状况。

西夏国末期,西夏人遭到蒙古军的惨酷屠杀,人口损失严重,蒙古人立志要灭西夏,每饭必言“殄灭无遗?以死之,以灭之!”,故进攻河西时异常猛烈,破黑水城,杀蕃部数万;破肃州,军民“以后服见诛”,免死者106户;甘州、沙州、灵州等役都十分激烈,河西军民的牺牲无疑是惨重的。河西也全部被赐作诸王驸马分地,大致是术赤之子拔都分得了沙洲,察合台之孙阿只吉分得了山丹。窝阔台时期,又将以西凉为中心的唐兀惕之地赐给阔端作为兀鲁思。在土地被肢解的同时,河西人口一部分被诸王将领瓜分,沦为各投下或蒙古贵族属民、驱口,一部分逃奔他乡,河南濮阳发现的《开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》与当地发现的杨姓族谱,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乡杨十八郎村等10余个自然村中的3500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的后裔。剩下的河西人或入国家编户,或被登金为军户,编入蒙古军籍,从征作战。

西夏灭亡后,河西党项人有的投元为官,有的奔金为民,更有不少的党项人仍然留居河西故地,元大德六年(1302),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,雕刊河西字(西夏字)大藏经3630余卷,“施于宁夏,永昌等路”,永昌路即西夏的凉州,这说明留居西凉州一带的党项遗民数量不在少数。

元末西夏遗民善居为先世主的《开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》,记载了河西西夏遗民投诚元朝并受重用,子孙六代在河西的生活及汉化情况。碑文说:“时有唐兀氏举立沙者,肃州闾閻之家,一方土民咸化,举立沙瞻圣神文武之德,起倾葵向日之志,率豪杰之士,以城出献,又督义兵,助讨不服,忘身殉国,竟殁锋镝。太祖皇帝矜其向慕之心,悼其战死之不幸,论功行赏,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,以旌其父。宪宗皇帝赐以虎符。世祖皇帝加宠赉,升昭武大将军,迁甘肃等处宣慰使。”河西党项人汉化情况,这块碑铭为我们提供了珍贵资料。